

心耕 苗圃

用助人的方式
傳遞上帝的愛

ISSUE 382

2025 APRIL

在時間的皺摺處捕捉流瀉的光



—— 孫理蓮
哪裡有需要，就往那裡去。



加入好友



找幫助



官方網站

成長這件事☆☆ 孩子比誰都認真☆☆

號召

10,000名認養人
拉他們一把！

瞭解更多



認養專線 (02)7705-9292

衛部教字第1121364001號

芥菜種會 | 

C O N T E N T S

ISSUE
382
2025 APRIL

1962年4月創刊
2025年4月出刊

創辦人 | 孫理蓮
發行人 | 蔡仁松
執行長 | 李肇家

總編輯 | 胡善慧
企劃・主筆 | 趙子翔
設計 | mollychang.cagw.
攝影 | 王信翔

出版單位 | 財團法人基督教芥菜種會
內政部立案 | 台內社字第80633號
【郵政劃撥】
帳戶 | 財團法人基督教芥菜種會
帳號 | 00007134



02 Intro

時間皺起來的地方

04 芥菜日常

在微光中前行——芥菜種會的新春祝福與感恩禮拜
震後的日常——在崩裂的縫隙間，尋找生活的輪廓
一顆蛋的旅程——在偏鄉，種下永續的可能

06 芥菜地方誌

1月21日，半夜
那些晃動的裂縫，與未曾落地的自己

10 Cover Story

在時間的皺摺處 捕捉流瀉的光

12 【專訪】這裡有位子，坐下來吧
——芥菜種會專員陳開運與他的日子哲學

14 【專訪】時間的層疊
——周佳儀社工的日常與信念

20 破芥場域

深夜的便利商店外，他請我喝了瓶台啤 EP1
鹽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鹹呢？

24 與愛同行

我的家，我的超人

28 Outro

如果遺忘不可避免，總可以偷瞧一眼時間之外還有什麼吧。

(Intro)

時間皺起來的地方



——沒有時間了！執行長坐在會議桌上，邊說邊用大拇指反覆按著原子筆，像是在幫時間流動打節拍。我抬起頭看了他一眼，又低下頭繼續對抗手上的進度表、企劃案、快冷掉的咖啡。

——什麼沒時間了？

——所有事啊，截稿、報告、募款、案子，還有時間本身。

——但時間怎麼會沒呢？它不是一直都在嗎？牆上的時鐘秒針精準地往前跳，手機上的時間顯示還有三天，報告書的頁數正在增加，雖然沒有快到哪裡去，但沒有停下來。時間明明沒有「沒了」，但我們還是覺得來不及。這期會刊，談談「時間的皺摺」，但我們卻總是在時間裡摔倒。

時間真的會線性地前進嗎？

這是我們這期企劃的核心問題。不是物理學的數學式，也不是哲學課上的抽象討論，而是每天真實發生在生活裡的事情——我們記得某個十年前的午後，卻忘了昨天晚餐吃了什麼；我們說未來還沒來，但心裡卻對未來充滿想像，甚至已經開始害怕它；我們明明一直往前，但過去的某些時刻，卻突然像是折起來的紙頁，被打開，重新降臨。

如果時間是摺疊的呢？

如果某個已經結束的故事，其實只是被折進時間的夾層裡，等待有一天被翻開？我們生活在一個似乎快到無法停下來的時代，每個人都急著要趕上下一班車，下一場會議，下一次流量的高峰。我們被告訴，只有快才能抓住未來，但有時，我們似乎忘了，那些真正值得被記住的東西，往往藏在我們停下來時的皺摺裡。那是一杯喝到一半的茶，一張手邊隨意塗鴉的便條紙，一個沒有說出口的擁抱，或者一個消失在燈火裡的背影。這期

的封面故事，是我們對時間的重新打量。我們想知道，那些皺摺之間的縫隙，是否能裝下更多的希望與對話。那些我們以為遺失的片段，是否仍然在某個時間的彎折處等待著我們回頭去尋找。於是，我們邀請你一同翻開這些皺摺，觸摸它們，閱讀它們，甚至擁抱它們。

這次的會刊，不是要解釋時間，而是要試著打開那些皺摺。

讓時間稍微變形一下，看看它的另一種可能。——所以，這次的會刊，是要讓人停下來嗎？——也不是。是想讓人知道，時間從來不是直線，而我們也不是只能被它推著走。

執行長的大拇指反覆按著原子筆，喀喀喀的聲響擺盪在會議室內。

「好了，沒有時間了。」大家抬頭盯著投影幕上的圖表，沒人再說話。但我知道，這句話其實不是倒數，而是捏起時間皺摺的一角，我們正在往裡面走去。



在微光中前行

芥菜種會的新春祝福與感恩禮拜

每年一月，我們相聚在孫理蓮紀念營地，沒有華麗的佈置，卻有溫暖的陪伴。這場感恩禮拜，既是對孫理蓮女士的緬懷，也是跨越時光的對話。許多曾受幫助的孩子，如今已成長為醫護人員、社工，甚至回到芥菜種會，將愛延續給下一個世代。

80歲的曾香蘭回憶著年少時的幫助：「那時候，每學期都有零用錢，還有很多文具可以用。」她笑著，像回到那個鮮活的午後。這些記憶不只是個人故事，而是一條相連的道路，提醒我們，即便過去艱難，總有一雙手曾接住我們。

這場聚會不只是回憶，更是一場持續的行動。「哪裡有需要，就往那裡去。」這句話，74年來不曾改變。

芥菜種會「雅惠和安安」社區助人志工團隊是這份信念的延續。志工們不只是送物資，更走進家庭，傾聽故事，提供最實際的幫助。像小柔，曾獨自撫養需要特殊照顧的孩子，生活的重擔壓得她喘不過氣。但芥菜種會的志工來訪，邀請她到營地工作，讓她慢慢站穩腳步。「這裡給了我重新開始的機會，」她說，眼裡閃爍著久違的踏實。

這一天，孩子們吟唱詩篇，歌聲迴盪在空氣中，像來自過去的回音，也像對未來的期許。人來人往，許多名字被歲月帶走，卻也有新的名字加入。這條路沒有終點，只要有需要的地方，我們仍會前行。



震後的日常

在裂縫中， 尋找生活的輪廓



一場地震，讓原本穩固的生活出現裂縫，甚至無法修復。台南楠西區的83歲李婆婆住在一間標上黃單的老屋裡，隨時可能倒塌。「幸好是平房，不然我現在也沒辦法坐在這裡說話了。」她望向遠方，彷彿試圖記起曾經的家。

雖然房子不再安全，她仍每天騎摩托車去市場賣菜，試圖維持日常。然而，當芥菜種會的社工走進避難所時，看到的卻是另一種現實——長輩們靜靜坐著，神情空洞。「這裡的問題不只是房子，而是日常生活也被震碎了。」

楠西區老年人口比例高達29.04%，是典型的「雙老家庭」社區，這次地震讓這種脆弱變得赤裸。紅黃單建築超過900件，許多長輩無力修繕，甚至無法判斷房屋是否安全。「地震來了，我們只能等，等屋子倒下，等政府說可以回去，等自己熬過下一次災難。」

等待，成為災後的日常。

讓等待變成行動

芥菜種會第一時間趕往災區，發送物資、安置受災戶，但真正的挑戰是如何讓這些家庭穩定下來。第一步，是恢復基本日常——提供生活必需品，讓長輩能安心吃頓飯、睡個好覺。第二步，是心理支持與修繕計畫，幫助長輩釋放壓力，修繕可挽救的房屋。第三步，啟動「楠西習藝所」，培力居民食農和烘焙技能，實踐「以工帶振」。

某個午後，李婆婆坐在避難所門口，輕聲說：「我還是想回家，但現在還不能回去。」她仍騎著摩托車去市場，仍數著手上的紙鈔，仍望著家門口的裂縫。地震改變了一切，但生活仍在前行，哪怕只是一步一步慢慢走。

一顆蛋的旅程

在偏鄉，種下永續的可能

事情的開始，總是帶著些許荒謬感。就像改變總來自最微小的事物。比方說，一顆蛋，一顆來自偏鄉的雞蛋，如何能影響一個人的

一顆蛋的重量

在南投信義鄉，阿文小心翼翼地撿起一顆雞蛋，放入盒子裡。對一個因疾病導致左半身癱瘓的男人來說，這是個不容易的動作。「三年沒工作了，沒想到還能有機會。」他說。

芥菜種會推動的「習得蛋」計畫，給他一份工作，也讓他重新與世界產生連結。對偏鄉來說，失業不只是經濟問題，更意味著被社會邊緣化。而現在，阿文的日子有了新的節奏，這些雞蛋經過嚴格檢驗，進入市場，也將他的希望傳遞出去。

穿越食品檢驗的高牆

對偏鄉小農而言，最大的挑戰不是土地，而是市場的門檻。食品檢驗的標準與高額費用，讓許多農產品無法流入主流市場。芥菜種會透過「習得」社會企業模式，協助農民導入生產標準，讓這些雞蛋通過70多項食品檢驗，擁有市場競爭力。

這不僅是規範的改變，更是態度的轉變。過去，小農往往覺得自己在市場規則之外，如



今，他們不只是受助者，而是能與市場平等對話的生產者。

從產地到餐桌，從受助到助人

「習得蛋」不只是銷售雞蛋，而是一場連結農村、企業與社會的實驗。參與計畫的企業不只是購買雞蛋，而是讓員工走進部落，體驗農作的辛勞。彎腰撿蛋、雙手沾滿泥土，讓人們理解這顆蛋的價值不只是營養，更承載著土地與勞動的重量。

這些蛋最後來到認養家庭的餐桌上，甚至在災難發生時，成為賑災物資。例如，嘉義地震後，這些雞蛋送進災區，成為災民營養補充的一部分。「受助」與「助人」在這樣的循環裡相互轉換，讓善意流動得更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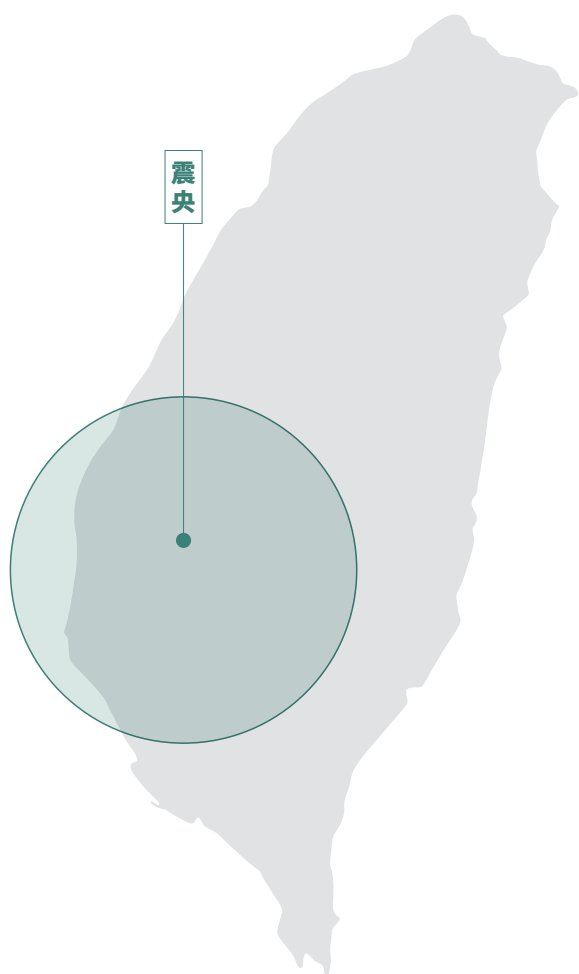
一顆蛋，如何改變世界？

這不是一場農業革命，也不是關於貧窮救助的故事，而是一場安靜的實驗：透過一個微小的改變，是否能觸及那些被忽略的人？阿文不去想這些，他只是專心地將雞蛋一顆顆放入盒子裡，這是他眼前的現實。

所以，下次從冰箱拿出一顆蛋時，不妨想想阿文，想想他那些顛簸的身影，也想想芥菜種會的員工們——有人在辦公室裡埋首文件堆，有人在烈日下騎著機車穿梭街頭探訪個案，還有人在社區裡傾聽、陪伴，讓每一天的忙碌，都成為某個人的依靠。

1月21日， 半夜

那些晃動的裂縫， 與未曾落地的自己



「地震。」

手機亮起來，老家群組傳來訊息。媽媽問：「有地震嗎？」爸爸丟了一張新聞截圖：「嘉義大埔6.4級。」幾秒後，阿嬤用語音說：「咱無代誌啦。」背景是電視的新聞聲。我盯著螢幕，群組裡的叔叔阿姨陸續報平安，有人說桌上的碗掉了，有人說床搖得厲害，但總之都沒事。我本來想回點什麼，最後只是按了個「讚」。然後躺回床上。

窗外，遠處紅綠燈仍然有節奏地閃爍，巷口的便利商店照例亮著白光，剛下班的人拎著晚餐，一邊咀嚼，一邊盯著手機滑動，和遠方的親友討論這場「南部的大地震」。但這裡，這個幾乎未受影響的地方，夜晚依然井然有序。

如果不是社群媒體上的推播提醒，這座城市大概不會發現南方有個地方，正在瓦礫中尋找手電筒，尋找親人的手機號碼，尋找某些曾經穩固的、卻瞬間不見的東西。

這是日常，對某些人來說。

這是災害，對另一些人來說。

而我只是看著手機上的「咱無代誌啦」，沒有任何感覺。那一瞬間，我對自己這種麻木感到厭惡。

「這些可以整理成故事和議題倡議討論，放

「我們與災害的距離，
究竟是地理上的遠近，
還是心理上的疏離？」



在年報上吧。」隔天，我收到第一線工作人員回報的狀況這樣想著。芥菜種會防救災處的夥伴和社工們已經進駐台南楠西區，那裡災情嚴重，物資正在配送，還有幾戶紅單建築的住戶正在安置。他們會隨時向台北總會彙報狀況和提供現場畫面：

—— 地上堆滿掉落的屋瓦，牆壁裂開到可以伸進手掌。

—— 一個老人家坐在屋前的矮凳上，眼神失焦，旁邊是一袋簡單的衣物和幾本泛黃的舊書。

—— 一個身穿背心的志工從門口拖著一大袋便當吆喝著吃飯，旁邊圍著幾個年邁的婦人，揚起了久違的笑容。

我把照片放大，看到牆上掛著日曆，停在1月20日。那是他們的「昨天」，但它已經變成了一個無法回去的日常。

不只是房子倒了，時間也在某個瞬間中斷了，像被一隻無形的手撕去那一天，接下來的人生，成爲一種「之後」的狀態，無法預料。

而台北的人們在捷運上捧著咖啡，繼續討論著行銷報告，或是昨晚的NBA比數。不是因爲幫助不夠真實，而是這種語言，讓我們與災害的距離變得更遠了。

茶水間的討論聲依舊熱絡。

「昨天地震南部好像很慘。」

「當我們寫下受災戶的故事，
是在接近他們，還是讓自己保持安全的旁觀？」



「對啊，最近感覺地震很頻繁。」

「台北好像還好耶，沒什麼感覺。」

「你家南部的，沒事吧？」

是她，隔壁部門的同事。

她沒綁頭髮，今天穿了件米色針織衫，袖口微微捲起，露出細細的手腕。而她左眼下方，有一顆痣。很小，但我總是忍不住多看幾眼，像是某種刻意遺忘的記憶，被災難的灰塵輕輕擦拭出來。

「嗯……沒什麼事。」我說。

她點點頭，沒有追問。然後轉身離開，留下一點點洗髮精的香氣。

我盯著她走遠，突然想起，很小的時候偷偷暗戀一個人，她也是這樣不綁頭髮，左眼下方也有一顆痣。當時的自己，總會在下課後假裝不經意地走過她座位旁，期待能多看她一眼，或者聽見她的聲音。

而現在，那個當年的自己，已經在哪場地震裡落下了嗎？

下午，我打開電腦，開始寫一些之後可以用的稿子。

「在災害面前，每個人都需要一個安全的避風港……」

字打到一半，我停了下來。那些人的房子倒了，生活被震碎了，而我坐在這裡，用電腦拼湊出溫暖的詞彙，讓捐款人覺得我們幫上了忙。這當然是事實，但這與他們的現實，真的相符嗎？那些在安置點的老人，真的已經安穩下來了嗎？那個看著裂牆發呆的男人，真的能夠繼續前行嗎？

我把游標移到開頭的那句話，把它刪掉。然後重新寫下：「我們與災害的距離，不只是搖晃的強度，也不是新聞畫面裡的倒塌房屋，而是我們是否真的理解——」我停了下來，沒有再打字。這場動盪，帶走了什麼，改變了什麼，又遺留了什麼？手機又震動了幾下，老家群組裡，媽媽丟了一張家門口的照片，說：「外面的圍牆裂了一道，但應該沒關係。」叔叔回：「下週我找人去看看。」

「而當故鄉在深夜顫抖， 我還能說自己與它有關嗎？」



「咱無代誌啦。」阿嬤又發了一段語音。

螢幕亮著，我盯著這句話看了很久。

也許，它不只是關於這場地震。

也許，它關於那些肉眼可見的裂縫，也關於那些看不見的裂縫。

關於那些被地震震倒的建築，也關於那些在某個瞬間停滯不前的過去。

關於某些我們以為還在的東西，但其實早已不在了。

這些裂縫藏在圍牆上，藏在日曆停止的那一天，藏在老家群組訊息的行間。

也藏在我們自己身上——藏在我們總是輕描淡寫的「沒事啦」，藏在每一次故作鎮定的微笑裡，藏在我們早已無法回去的某個時刻。或許，它也關於我們曾經暗戀過的某個人，關於她左眼下的那顆小痣，她走過時，風輕輕掠過那顆痣，好像時間在她臉上留下了一點不願癒合的餘震。關於我們在時間裡，被遺忘的自己。

窗外，午後的陽光靜靜灑落在街道上，遠方的紅綠燈一如往常地閃爍，這座城市繼續向前。

而某些東西，仍然留在裂縫之中，靜靜等待被人發現。



COVER STORY

在時間的皺摺處

夜晚靜得像一張泛黃的信箋，時間慢慢滲進紙的纖維，留下模糊的印痕。
電話那頭傳來細微的呼吸聲，像風穿過老舊窗框。
「你還在嗎？」「嗯。」只是這麼一個音節，
卻像是一道微弱的光，落在這漫長無聲的夜裡。
我想，許多時候，陪伴不是說話，而是讓沉默也能被聽見。
至於，那些真假，在繁花盛開的四月裡，也許是一個等著被揭穿的謊言吧。



捕捉流瀉的光

THE
MUSTARD SEED
MISSION

這裡有位子，坐下來吧

—— 選擇留下，有時比前進更需要勇氣 ——

芥菜種會專員**陳開運**與他的日子哲學

不是所有時間都會走直線，有些時間，會繞一圈，回來變成某個人的椅子。有些人走進一個地方，是為了抵達更遠的地方；有些人則選擇留下，因為他知道這裡值得。陳開運——我們都叫他阿諾，他在芥菜種會一待就是二十一年。沒有轟轟烈烈的理想，沒有驚天動地的故事，甚至說不上是「選擇」了這條路。他笑著說：「有人退休了，就叫我來，然後就一直做到現在啊。」

聽起來像是誤打誤撞，但這是一種選擇——一種不著急的選擇，一種從不勉強自己的選擇。

如果世界習慣用成功來定義一個人，那麼阿諾是不符合任何標準的。他沒有創業，沒有飛黃騰達，也沒有什麼人生高峰可言。他只是穩穩地坐著，穩穩地活著，像是一張固定的椅子，誰來誰走，椅子還在。

「有位子，坐下來啊。」





他下班後喜歡窩在辦公室的椅子上，拍著節奏哼著歌，向來來往往的同事這麼說。
這也是芥菜種會的精神——你可以選擇留下，這裡有你的位子。

折疊的日子，展開又折回去

1965年，陳開運出生後沒多久，就被送進育幼院。他的童年隨著芥菜種會育幼院的搬遷輾轉，換過五個地方，像是一張不斷被摺疊的紙，沒有固定的形狀。

「那時候的生活很規律，像當兵一樣。」四點多起床、蹲跳、伏地挺身、打掃房間，棉被摺得像豆腐塊。他說得輕描淡寫，像是在描述別人的故事。

「苦嗎？」

「不然呢？」他笑了笑，「沒想那麼多啊，日子就是這樣過的。」

那時候的他，不問為什麼，只是照著眼前的路走。這種活法，後來變成了一種態度。

沒有偉大的夢想，只有穩穩地活著

國中畢業後他離開育幼院，開始在社會上摸索。做過木工、包裝零件、修理碼表，也進過工廠，在工廠裡一天又一天地重複著勞動，直到身體記住那些機械的動作。他當過兵，兩年時間裡，一邊煮飯，一邊跟著行軍。

他不特別多談信仰，
但每週仍會去教會，
仍會唱詩歌，
仍然相信在某些時刻，
禱告是一種力量。



「做飯的時候，有時候會燒焦，火爐燒得太旺，飯就糊掉了。」他笑了笑，像是想到當時的自己笨拙地添柴，然後聽著士官長喊：「煮這什麼飯！」

退伍後，他繼續換工作，搬家，換房間，從一個工廠到另一個工廠。

「做過很多種工作，沒有什麼特別的啦，哪裡有事做，就去哪裡。」這句話，換成別人說，可能帶著無奈或苦澀，但從他嘴裡說出來，像是一種理所當然的自在。

三十幾歲的時候，他來到了芥菜種會。

「當時有人退休了，就叫我來這裡做事，然後……就一直做到現在啊。」

他笑了笑，把「人生選擇」這件事講得比點餐還隨性。

信仰，或者說是一種習慣

「信仰是什麼？」

他想了想，像是在找最貼近自己的詞。

「就是，有時候禱告，求主保守平安。」

他不特別多談信仰，但每週仍會去教會，仍會唱詩歌，仍然相信在某些時刻，禱告是一種力量。



「有時候，我禱告的時候，不是很長，就簡單說幾句話，求上帝保守。」

有時候，他會去參加聚會，見見過去育幼院的朋友，聊聊彼此的生活。

「有些人已經聯絡不到了。」

他這樣說的時候，語氣很淡，像是在說一個無法改變的事實。

這裡有位子，坐下來吧

「你有什麼夢想嗎？」

「夢想？」他重複了一遍這個詞，然後想了一下，似乎有些陌生。

「就這樣做到退休吧。」

這是他想要的，他不求太多，只求穩穩地，安安靜靜地，把日子過下去。

時間還在前進，日子還在摺疊，折痕裡藏著未說完的遠行，而他的故事，仍然繼續寫著。

後記

為什麼是陳開運？

為什麼要寫他，為什麼他值得出現在這本刊物裡？

因為他是某種芥菜種會的縮影。

因為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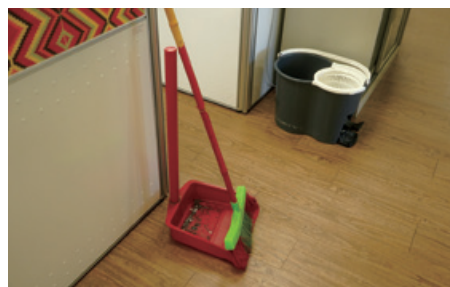
他沒有驚天動地的過去，也沒有閃閃發光的未來。但他坐在這裡，從容地活著，穩穩地把一件事情做了二十一年。他不是被這個地方改變的受助者，而是這個地方的一部分。

世界總是催促著人向前跑，但總要有人，願意慢慢地走，走得從容，走得坦然，走得自由自在。

他坐在這裡，拍拍旁邊的椅子，說：「有位子，坐下來吧。」

這不只是阿諾的話，也像是芥菜種會一直以來在做的事。

你可以選擇留下來，這裡有你的位子。



時間的層疊

—— 那些不是被時間推著走的，而是用陪伴堆疊出來的歲月 ——

周佳儀社工的日常與信念

摺起來的日子，也許藏著我們未說出口的信仰。「這樣說起來，其實我這次的訪談是視訊進行的，因為周佳儀社工的腳斷了。」一開頭，我就這樣寫。她答應了，說沒關係，甚至開玩笑地補了一句：「這樣應該更能體現社工的日常，總是忙到哪天就會摔個跤。」

但她的故事不只是關於這次意外，而是關於時間——那種在社會工作裡流動、交錯，卻又難以掌握的時間。

「你會怎麼形容時間？」

我們從這個問題開始。她想了一下，說：「如果是對社工來說，時間可能是一種層疊，它不像直線前進，而是會一層一層疊加在你身上。」她比劃著，像是在空中堆疊透明的薄片。「有時候，一個案家現在的困境，其實來自於五年前、十年前，甚至更久遠的創傷或選擇。但你會發現，當你陪伴一個人的時候，時間也會反過來影響你。五年前的自己，可能還不知道該怎麼處理這類案



子，但現在的自己回頭看，才發現當時其實已經種下了一些東西。」

「你有這樣的經驗嗎？」我問。她笑了：「有啊！有些個案在你手上時，你覺得自己做不了什麼，好像無力改變什麼。但過幾年，他們可能還是會回來跟你說，那段時間很重要。像有一位家暴案的婦女，她當時已經想不開了，但後來她告訴警察，她當年很感謝有一個社工陪伴過她，然後她說出了我的名字。」

這瞬間，她的聲音變得柔軟，彷彿那些過去的時刻重疊回來，與現在的她交會在一起。

社工的時間感

「有時候，社工的時間感會很奇怪。」她自嘲地笑了一下，「因為我們一直處理別人的過去，但又要為他們規劃未來，然後自己永遠卡在現在，時間感很錯亂。」

這讓我想到，她說社工的工作很像醫師分科。像是有些專門處理兒少、有些處理婦女、有些處理身心障礙者。「但問題是，人的生活不會這樣分科，」她說，「一個案家可能同時面對家暴、經濟困難、心理創傷，甚至還有學童教育的問題。我們會說要整合資源，但現實上，這種整合的時間往往比想像中更漫長。」有時，時間是一種延遲的等待——等政策批下來、等補助金撥款、等案家願意開口。但也有時候，時間是一種突然壓迫過來的緊急狀況——案家突然被房東趕走、孩子突然失學、婦女突然決定要離開施暴者。

「所以我們學會了雙重時間感，」她說，「既要有長期的陪伴耐心，但也要能夠在關鍵時刻即時反應。」

關於選擇與界線

「你覺得自己是怎麼進入社工這個領域的？」我問。她想了想，說：「其實我大學讀的是廣電，不是社工。我一開始在廣告公關業做了七年，後來覺得太累了才決定轉行。當時的時代氛圍還鼓勵非社工背景的人透過修學分進入這個領域，所以我才進來。」

對社工來說，
時間可能是一種層疊，
它不像直線前進，
而是會一層一層疊加在你身上。



「那你覺得社工跟過去做公關有什麼不同？」

她想了一下，「公關是創造形象，但社工是進入真實。我過去要想辦法讓品牌形象變得吸引人，但現在的工作是去理解人的困境，然後找出真正能幫助他的方式。最有趣的是，我後來發現，我過去學的東西還是能用，比如說溝通技巧，或者是怎麼包裝一個募資案。」

但她也提到，社工跟廣告公關最大的不同，是「界線」。

「你知道嗎？有些案家會把社工當朋友，這很好，代表他們信任我們。但如果界線不清楚，就會出現問題——像是會一直來借錢，

或是過度依賴我們。」「那要怎麼拿捏這條界線？」我問。「這個很難。」她嘆了一口氣，「我們希望讓案家感受到我們的陪伴，但同時又不能讓他覺得我們可以無條件滿足他的需求。我通常會用一個比較實際的方法，就是把社工的角色講清楚，比如說：『我能幫你找補助，但我不能直接給你錢，我們可以來討論補助款怎麼用。』這樣可以讓對方知道，我們不是私人恩惠，而是專業工作。」

情緒勞動的重量

社工的世界不是只有助人的光環，更多的是無力感與耗損。面對一次次的求助，面對一次次案主的掙扎，甚至是欺騙，她說，情緒



公關是創造形象，但社工是進入真實。
我過去要想辦法讓品牌形象變得吸引人，
但現在的工作是去理解人的困境，
然後找出真正能幫助他的方式。

勞動是一種難以量化的重量。

「有一次，我費盡心思幫一位無家者申請到八千元的急難救助金。兩天後，他告訴我只剩五千。我問他錢去哪了，他理所當然地說：『請朋友吃燒烤，搭計程車，還買了點東西。他們以前也幫過我，現在我有錢了，當然要回報他們。』」她那時很生氣。不是因為錢，而是因為那種無力感，因為她曾以為這筆錢能讓他稍微穩定一點。

「後來我才發現，我的生氣不是因為他浪費，而是因為我覺得我的努力被忽視了。但對他來說，那是他表達感謝的方式，是他能夠還給這個世界的一點點善意。」她學會了自我調適，學會了不把案主的選擇當成對自己的否定。學會了理解，每個人對於「改變」的定義不同，而她能做的，就是在時間的縫隙裡，為他們留下一點點光。

後記

訪談結束後，我關掉視訊，筆記本上還留著幾行沒來得及記下的細節。佳儀的故事，讓我想到時間的層疊——它不是一條線，而是一個個疊加的瞬間。我們都在自己的時間裡前進，而有些人，像她，選擇用時間去陪伴別人的時間。

「那你的腳好了沒？」我最後還是忍不住問了一句。

她笑了：「還沒完全好，但社工的工作不會等我好才開始，所以……還是得慢慢來啦。」時間，總是這樣，推著我們往前走。而她，則是那個陪伴別人走過時間的人。



Peaceful midnight with a bottle of beer

深夜的便利商店外 他請我喝了瓶台啤

破

芥

場

域

鹽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鹹呢？

01.

便利商店的自動門緩緩閉合，冷白的燈光從門縫間灑出，把夜切割成一種生硬的、不確定的存在。我剛結完帳，手裡拎著一瓶水和一盒微波義大利麵，還沒跨出幾步，就聽見有人叫我。

「嘿。」

聲音從座位區傳來，一個長髮微亂的男人朝我招手，身旁的桌上放著兩瓶台啤 Classic —— 一瓶未開，一瓶喝到一半。他穿著皺巴巴的亞麻襯衫，腳上的涼鞋覆著淡淡的灰，但彷彿是最近流行的款式。

「陪我喝一杯？」

「Why？」

「因為我知道喔。」

我愣了一下。知道什麼？但不知為什麼，我沒有拒絕。我坐下，把塑膠袋擱在桌上。他遞來一瓶啤酒，我接過，順手打開瓶蓋，仰頭灌了一口。

「你等等要幹嘛？」他問。

「回家啊。」

他挑起眉，「家？」

「不然勒？」

02.

「什麼是家？」

問題像夜裡墜落的石子，砸進寂靜的湖面，盪開波紋。

「家……就是家啊，一個可以回去的地方。」

「所以這裡是便利商店，不是家，對吧？」

「廢話。」

「那是誰決定的？」

我皺起眉，指節輕碰著玻璃瓶身的水滴。

「什麼誰決定的。」

「誰賦予了家意義？」

話語懸在空氣裡，像是等待某種回應，而我一時無語。

他輕輕晃動手裡的酒瓶，瓶中的液體隨著動作翻騰。他低聲道：「家之所以是家，是因為你認為那是家。但如果有一天，家的味道變得陌生了呢？」

「味道？」

「對，去廚房嚐嚐鹽。」他笑著敲了敲瓶身，

「鹽如果失了味，怎能叫它再鹹呢？」

03.

有人從自動門走出來，便利商店裡的冷氣隨之洩出，夾雜著微波便當、塑膠包裝的味道。酒精開始在體內發酵，讓空氣變得輕盈而模糊。我不知道是他瘋了，還是我醉了，恍惚間，有點暈眩。

「有些東西，一旦被剝去了本來的意義，就很難再找回來了。的確。因為當你開始懷疑它的時候，它可能已經不是了。」

我抿著瓶口，沒有馬上回話。

「你說，為什麼人會覺得家讓人有安全感？」他問。

我想了想，「因為熟悉，因為安全，因為……」

「因為家是個能让你暫時放下時間的地方。」

我停下動作，視線落在桌上。

「時間？」

「你在哪裡會感到安心？通常是那些時間不會追著你的地方。你不用趕車，不用回應訊息，不用擔心下一步要去哪裡。」

他說得太對了，對得讓人不安。

「所以，當家開始逼你趕時間，催你成長，逼你做選擇的時候，它就不再是家了嗎？」
「……不是這樣說。」他皺著眉，手指轉動著啤酒瓶，像是在思考什麼。「但有時候，家不見得是讓你停留的地方。」
「那是什麼？」

他看著我，嘴角微微揚起，像是在掂量著該怎麼回答。「我們總會嚮往那些感覺像家的地方，但……」他頓了一下，視線落在桌上的水滴，「它未必能永遠是家。」

04.

我們安靜地喝酒，沉默像夜晚本身一樣，穩定而漫長。

我盯著手中的酒瓶，心裡某個聲音忽然問：如果一切都會變質，所有東西都被時間沖刷，那還有什麼不會被奪走？

「你在想什麼？」他開口。

我沒抬頭，「如果家是一種感覺，而感覺又是會變的，那什麼才是真的？」

他微微一笑，把空瓶放在桌上，發出一聲悶響。

「愛。」

我抬起頭看他。

「再聊吧，下次。」他撐著桌子起身，搖搖晃晃的走遠了。

夜裡的風輕輕吹過，我感覺身上起了些微的雞皮疙瘩，不知是因為酒，還是因為那句話。

便利商店的燈光依舊亮著，街道還是原來的街道。

我低頭看著手中的酒瓶，喝完最後一口。味道苦澀，帶著回甘。

而那句話，仍在腦海裡縈繞不去——

「鹽如果失了味，怎能叫它再鹹呢？」

與
愛
同
行
002

我的家，
我的超人



.....

老媽的手機螢幕破了一道長長的裂痕，就像她這幾年過的日子一樣。每天清晨五點，她會蹣腳關上房門，踩著夾腳拖出門備料、煎蛋、洗菜，再趕回家把早餐和便當擺在桌上，像在接力一場誰都沒看見的比賽。有時候她會留一句紙條：「吃完把碗洗一洗，別遲到了。」字歪歪的，像她總綁不好的馬尾。

小時候，老媽是我眼中的超人。她可以同時煮飯、開會、洗衣服、報帳，還能一邊載著我去補習班。她總是沒時間坐下來，卻總能抽出時間幫我找襪子、蓋被子、趕上公車。

她從來不喊累，面對我搞砸的所有事，永遠笑著拍拍我的頭說：

「沒事啦！別擔心。」

我喜歡那樣的她，喜歡當她的跟屁蟲。那是我最幸福的時候。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家裡的氣氛變了。

冰箱裡的飲料變少了，餐桌上的菜變得簡單。老媽回家的時間越來越晚，她不再講電話、不再幫我洗澡，坐在沙發上的時間卻越來越長。我不知道老爸去了哪裡，好久沒看到他了。老媽跟我說她換了工作，會繼續養我，但我其實不懂那是什麼意思。

有天我考試成績很糟，忐忑地把成績單遞給她，期待她能像從前那樣拍拍我的頭說「沒事啦！別擔心」但她只是看了一眼，把紙折起來放下：「先去寫功課吧。」聲音有點沙啞。我不知道該回什麼，只好低頭進了房間。

那時我還不懂「離婚」這兩個字，代表的是怎樣的世界改變。當時的我只覺得奇怪，老媽為什麼晚上在廚房輕輕吸鼻子啜泣，似乎在跟老爸解釋些什麼，或自己坐在馬桶蓋上發呆。

後來的一天半夜，我爬起來想倒水喝。遠遠的透過玻璃門和飄起的窗簾，看到她坐在陽台發呆，像是在跟誰說話，也像在說服自己。

某天放學，我搭同學媽媽的車回家。阿姨穿著乾淨俐落的套裝，手腕上戴著典雅的錶。車裡乾淨，廣播放著股市分析，儀表板上有個獎盃。

「阿姨，這是什麼獎盃？」我隨口問了一句。

.....

「這是我媽去年拿的，公司業績第一名！」一旁的同學馬上急著炫耀。阿姨在則輕輕地笑著，沒有說話。

我沒搭理同學，只是想起老媽那雙長滿厚繭的手，還有手背那道因為燙傷留下的舊疤。

心裡突然感覺堵堵的。

老媽開始迷上看連續劇。而我跟她的對話越來越制式化，好像只是在完成什麼我們都不懂的義務。

「今天怎樣？」

「還行。你呢？」

「沒什麼。」

後來，老媽索性連電視都不開了，坐在陽台發呆，夜色裡，她的輪廓模糊到讓我感覺遙遠而陌生。

忘了是哪次，老媽不知道什麼時候摔了一跤，膝蓋擦破皮，手機也碎了。她沒告訴我，但那次突然對我笑著說：「你看，我這手機跟我一樣，摔不壞。」那聲音很輕，像風，像她每次走出房門那樣輕。

我想說你才摔壞了吧，可是我沒說出口。我只是跑去拿OK繃，一張張幫她貼在膝蓋上。她說痛，但沒躲。

那一刻，我心疼她，對她感到羞愧，更對自己感到羞恥。

但是我又好開心，那晚夢裡我們好像回到幸福的過去。





我現在長大一些了，會幫她晾衣服、煮飯、綁馬尾。她會笑，說我終於像個小大人了。但我知道，我還不夠。

有天她排假，說要親自送我上學。我們坐上機車，車身微微震動，還帶著昨夜雨水的氣味。機車穿過狹窄的巷弄，我扶著她的腰，感覺她變瘦了。

「沒事啦！」

「蛤？」

「別擔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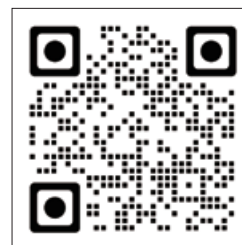
突如其來的話，像是在給自己打氣，也像是在安慰我。

風呼嘯而過，車輪濺起一點水花。她的聲音在晨光中迴盪，我忍不住紅了眼眶，把額頭靠上她的背。

媽媽不是不會倒的超人，而是那種即使跌倒、哭過，也會重新站起來、繼續走下去的人。她或許不會飛，也不會發光，但她每天都用她的方式撐住這個家。

超人，從來都不完美。但永遠會爲了所愛，戰鬥到底。

今年母親節，芥菜種會發起「我的家，我的超人」線上活動，邀請你一起，爲這些無名的守護者送上疾風般的勇氣。如果你也願意，一起加入這場守護之戰吧！



(Outro)

如果遺忘不可避免，總可以偷瞧一眼時間之外還有什麼吧。

「欸，你還記得這天嗎？」

她拿起桌上的舊照片，邊角翹起，像是時間無聲地摺疊了一角。照片裡的陽光很亮，老房子的門檻上拖著細長的影子。兩個孩子站在門前，一個舉起手遮擋光線，另一個笑得毫無防備，笑得彷彿世界永遠不會改變。她翻過照片，指著背面的幾行小字：「我們會永遠記得這一天的笑容。」

「……你在笑什麼？」

她皺起眉，試圖喚醒那些藏在記憶縫隙裡的畫面。沉默了一會兒，她放下照片，輕輕地嘆了一口氣。

我們總以為時間是一條向前延展的道路，但它更像是一張反覆摺疊的紙。某些時刻彼此貼近，某些時刻被擠得很遠。我們以为自己隨著時間向前走，可是「前進」這件事，從來都只是我們的一廂情願。畢竟如果我們不選擇相信，我們會在哪裡？

「如果時間真的能帶走一切，為什麼我們還會記得一些莫名其妙的事？」

「比如？」

「比如上個月買了一杯超難喝的奶茶，那股鬼味道我現在還記得。」

「但你忘了高中班導姓什麼。」

她皺眉思考了一下，然後低聲咒罵了一句。

記憶從來不聽命於我們，它篩選的標準荒謬又隨機。某些曾經緊握的東西，會在我們不經意間溜走，而某些毫不重要的細節，卻頑固地留在腦海裡，成為無法抹去的印記。

「所以我們沒辦法確保什麼會留下，什麼會被忘記？」

「但如果某些東西真的重要，它應該會留下來吧？」

她沉思了一會兒，忽然問：「那如果有一天，我們連彼此的名字都想不起來了呢？」

如果記憶終將褪色，那我們還擁有什麼？

「那也沒關係吧。」我說，「只要你還會在某個片刻感到寂寞就好了。」

她愣了一下，眯起眼，「寂寞然後呢？」

「那就代表，某個地方還有個空缺。」我慢慢說，「或許我就留在那裡了。」

她盯著我，表情像是在掂量這句話的可信度，「那如果哪天，我連寂寞都不再感覺到了呢？」

「那你等我一下，我再想辦法出現在別的地方。」

她低下頭，指尖在照片的背面來回摩挲著那行小字，好像那行字是塊令人煩躁的殘膠。

「如果什麼都會消失，那我們到底算什麼？」

她的聲音很輕，但落在這片靜默裡，卻像杯沿敲擊桌面的聲音，清晰得不像話。我沒說話，視線落在她指尖，照片的背面，那行字快被摩擦得模糊了。

「至少現在，這一刻是真實的。」我說，語氣比預想的還要堅定，「而且——只要我還在，你就存在。」

她抬起頭，眼裡閃過一絲意外，然後笑了。

「好像有點帥氣喔。」

她端起茶杯，在我眼前晃了一下，慢悠悠地喝了一口。

「什麼時候嘴變那麼甜了？」

茶水看起來很燙，溫度輕輕壓住舌尖，那一瞬間，我好像真的能感覺到時間停了一下。

你呢？我親愛的讀者。現在，這一刻，你記得什麼？

因為有妳
我才能平安長大

我的家 我的超人



立即捐款

「在你看來，
千年如已過的昨日，
又如夜間的一更。」

詩篇 90 : 4



需要幫助請掃 QRcode